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惲毓鼎
署籤

宋

孝宗皇帝

帝名昀

本名伯琮更名豫又更名瑋復定名昀

太祖六世孫子偁之子

太祖少子秦王德芳生英國公惟憲惟憲生新興侯從郁從郁生華陰侯世將世將生慶

國公令諱令諱生子偁是為秀王

母張氏高宗建炎元年生帝于秀州

子偁官嘉興丞生帝于杉青廟之官舍紅光滿室如日正中杉青廟今曰杉青堰在嘉興府秀水縣東

北高宗無子選育宮中事具前後遂立為皇太子受內禪即位

癸未隆興元年金大定三年

春正月以史浩為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

先是詔議應敵定論洪遵

字景嚴

金安節

字彥亭休寧人唐文若字立夫眉山

相繼論列宰執獨無奏帝以問浩浩奏先為備禦是謂良規儻聽淺謀

之士與不教之師寇去則論賞以邀功寇至則斂兵而遁跡謂之恢復得乎既而浩獻策以布衣李信甫為

戶部員外郎齋蠟書問道往中原招豪傑之據有州郡者許以封王世襲其所措置止此而已考此係續編

遣邵宏淵等出師條下令依宋史史浩本傳改輯于此

以張浚為樞密使都督江淮軍馬開府建康先是浚薦陳俊卿為宣撫判官帝召俊卿及浚子栻

字敬夫赴行

在浚附奏請帝臨幸建康以動中原之心用師淮壩以為吳璘聲援帝見俊卿問浚動靜飲食顏貌曰朕倚

魏公如長城不容浮言搖奪遂有是命

浚開府江淮參佐皆一時之選試以少年內贊密謀外參庶務其所綜畫幕府諸人皆自以為不及及入奏事因進言曰陛下上念祖宗

之警恥下閔中原之塗炭惕然于中思有以振之臣謂此心之發即天理之所有也願益加省察而稽古親賢以自輔使無少息則今日之功可以立成帝大異之

宗初召浚浚用之意甚殷既曰倚魏公如長城又曰雖乞上之章日許賜書又

終之之語 有須與卿 若深相倚 任者何以 福州之命 去之曾無 難色及虞 允文宣撫 四川且戒 以無效張 浚迂闊又 若夙所憎 疾者然何 前後矛盾 若此蓋其 始不過博 取恢復美 名藉以虛 張聲勢後 覺事竟難 成遂無所 顧惜其情 遂不覺流 露直是無 定見耳

陳康伯非 主和之人 于史浩本 不同臭味 爵之入對 爵康伯與

三月金人以書徵海泗唐鄧商州之地及歲幣。先是金人十萬衆屯河南。聲言規取兩淮。及是赫舍哩志寧以書抵張浚。欲凡事一依皇統以來故約。不然請會兵相見。且遣富察圖們舊作蒲察徒穆今改後仿此大周仁屯虹縣。

唐縣今屬江。南鳳陽府。請琦屯靈壁。本零壁鎮宋置縣。今屬鳳陽府。積糧修城爲南攻計。以辛次膺。字起季。蔡州人。同知樞密院事。初次膺爲右正言。力諫和議。爲秦檜所怒。流落者二十年。帝卽位。召爲中丞。次膺每以名實爲言。多所裨益。帝呼其官而不名。若成閔之食饗。湯思退之朋比。葉義問之姦罔。皆被論罷。每章疏一出。天下趨之。渡江以後。直言之臣。稱次膺爲首。未幾遂參知政事。

夏四月。張浚使李顯忠邵宏淵分道出師。帝銳意恢復。張浚入見。乞卽日降詔。幸建康。帝以問史浩。浩力陳不可。及退。請浚曰。帝王之兵。當出萬全。豈可嘗試。以圖僥倖。復辨論于殿上。浚因奏。浩意不可回。恐失機會。且謂金人至秋。必爲邊患。當及其未發。攻之。帝然其言。乃議出師。渡淮。三省樞密院不預聞。會顯忠宏淵亦獻搗虹縣靈壁之策。帝命先圍二城。浚乃遣顯忠出濠州趨靈壁。宏淵出泗州趨虹縣。

五月。史浩免。省中忽見邵宏淵出兵狀。始知不由三省。徑檄諸將。浩語陳康伯曰。吾屬俱兼右府。而出兵不預聞。焉用相爲哉。不去何待。入對。因奏。陳康伯欲納歸附人。臣恐他日必爲子孫憂。張浚銳意出師。若一失之後。恐陛下不得復望中原。因力丐免。侍御史王十朋。字龜齡。溫州樂清人。論浩懷姦誤國等八罪。遂罷浩。知紹興府。

王十朋再疏。謂紹興密邇行都。浩嘗爲屬吏。賊寇彰聞。何顏見其吏民。遂改與祠。

後遂從
發心曲可
知則所謂
焉用相為
之語正欲
激之以去
姑以交相
倚重之言
語之耳居
心巨測若
此豈特鄙
夫不可與
事君哉

張浚誤遣
邵宏淵既
無將之
明宿州
甯下金人
來攻復不
預籌策應
委孤城于

李顯忠復靈壁遂會邵宏淵復虹縣金將士多降顯忠自濠梁渡淮至陡溝在鳳陽府靈璧縣南淮水之支流也金右翼都統

蕭琦用拐子馬來拒顯忠與之力戰遂復靈壁顯忠入城宣布德意不戮一人于是中原歸附者接踵宏淵

圍虹久不下顯忠遣靈壁降卒開諭禍福金守將富察圖們大周仁皆出降宏淵恥功不自己出會有降千

戶訴宏淵之卒奪其佩刀顯忠立斬之由是二將不協未幾蕭琦復降于顯忠

張浚渡江李顯忠大敗金人復宿州顯忠兵傳宿州城金人來拒顯忠大敗其眾追奔二十餘里宏淵至謂

顯忠曰招撫真關西將軍也顯忠閉營休士為攻城計宏淵等不從顯忠引麾下將上城開北門不踰時拔

其城宏淵等殿後趣之始渡濠登城城中巷戰又擒斬數千人遂復宿州中原震動捷聞帝手書勞張浚曰

近日邊報中外鼓舞十年來無此克捷既而宏淵欲發倉庫犒卒顯忠不可移軍出城止以見錢犒士士皆

不悅詔以顯忠為淮南南京東河北招討使宏淵副之

帝率羣臣詣德壽宮上壽天申節也歲以為常

李顯忠邵宏淵之師潰于符離注見前金赫舍哩志甯自睢陽引兵攻宿州李顯忠聞志甯軍止萬人心易之

顯忠曰當令十人執一人日與降人置酒高會考續綱目于此下作顯忠擊却之今採金史赫舍哩志甯傳改輯會金博索書作李撒今復自汴率步騎十萬來薄

城下列大陣顯忠謂宏淵併力夾攻宏淵按兵不動顯忠獨以所部力戰統制李福統領李保各以所部退避顯忠督斬以徇俄而金

兵大至顯忠用克敵弓射卻之宏淵顧眾曰當此盛夏搖扇于清涼且猶不堪況烈日被甲苦戰乎人心遂

兩將而已
反遠處于
相距四百
里之肝胎
身任總戎
竟若置身
局外及聞
兵潰還揚
州惟以
自効了事
于兩將罪
狀不為分
別輕重轉
致李顯忠
安置遠州
邵宏淵仍
為統制既
罰失平浚
復默無一
語符離之
敗論者歸
咎于浚固
非刻實也

搖無復鬪志諸將各遁中軍統制周宏鳴鼓大譟揚言敵兵至與邵世雍劉侁顯忠移軍入城統制張訓通
張淵等以顯忠宏
淵不協皆遁去
金人乘虛復來攻顯忠竭力捍禦斬首二千餘城東北角金兵已上顯忠取軍所執斧斫

之始退卻顯忠嘆曰若使諸軍相與犄角自城外掩擊則敵兵可盡敵帥可擒河南之地指日可復矣宏淵

又言金添生兵二十萬來儻我兵不返恐不測生變顯忠知宏淵無固志勢不可孤立嘆曰天未欲平中原

邪何沮撓如此遂夜引還至符離師大潰是舉所喪軍資器械殆盡幸而金不復南時張浚在盱眙顯忠往

見浚納印待罪周密齊東野語近見四朝史張浚傳云符離軍潰浚方鼻息如雷此是心學蓋取萊公紀事

時方在盱眙相去幾四百里鼻息如雷之說何從附會即此四朝史之妄不辨可知矣今附駁于此浚以劉寶為鎮江諸軍都統制乃渡淮入泗州撫將士遂

還揚州上疏自劾初廣漢蘇雲卿與張浚為布衣交紹興間結廬南昌之東湖濯園自給人稱曰蘇翁浚為

人當識之何如人也曰賢人也第長于知君子短于知小人德有餘而才不足因問德遠今何官客曰今

朝廷起張公欲了此事翁曰此恐怕他未便了得在帥漕因出金幣書函具道浚意雲卿伴期以詰朝上謁

六月庚申朔日食

貶張浚為江淮宣撫使安置李顯忠于潭州考宋史孝宗紀顯忠先貶節副謫饒州再貶團副謫潭宿師之

遣士大夫主和者皆議浚之非帝賜浚書曰今日邊事倚卿為重卿不可畏人言而懷猶豫前日舉事之初

朕與卿任之今日亦須與卿終之浚乃以魏勝守海州陳敏字元功贛州石城人守泗州戚方守濠州郭振守六合治

高郵縣兩城爲大勢修滁州關山即石駝山在滁州西北清流關之北口也以扼敵衝聚水軍淮陰馬軍壽春大飭兩淮守備

帝復召浚子斌入奏事浚附奏曰自古有爲之君心腹之臣相與協謀同志以成治功今臣以孤蹤動輒掣

肘陛下將安用之因乞骸骨帝覽奏謂斌曰朕待魏公有加雖乞去之章日上朕決不許帝對近臣言必曰

魏公未嘗斥其名每遣使至督府必令視浚飲食多寡肥瘠如何至是帝以符離師潰乃議請和召湯思退

爲醴泉觀使奉朝請而下詔罪己于是尹穡字少稷兗州人附思退劾浚遂降授浚特進樞密使充宣撫治揚

州顯忠實授果州團練副使潭州安置而邵宏淵仍前建康都統制後朝廷知其故復顯忠太尉奉祠宏淵尋賜

靖州團練副使
南安軍安置

辛次膺罷次膺以疾所免且奏曰王十朋雖上親擢天下皆知臣薦其賢湯思退召將至亦知臣嘗疏其姦

遂罷奉祠陛辭帝甚惜其去次膺奏曰臣與思退理難同列帝曰有謂思退可用者次膺曰今日之事恐非

思退能辦思退固不足道竊恐有誤國家爾

秋七月以湯思退爲尙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思退復相諫議王大寶字元龜其先由溫陵徙潮州論之不報

八月復以張浚都督江淮軍馬陳俊卿以浚降秩徙治上疏曰若浚不用宜別屬賢將如欲責其後效降官

示罰可也今削都督重權實揚州死地如有奏請臺諫沮之人情解體尙何後效之圖議者但知惡浚而欲

殺之不復爲社稷計願下詔戒中外協濟使浚自効疏入帝悟卽復浚都督浚遂以劉寶爲淮東招撫使

金人復以書徵地及歲幣。詔淮西安撫幹辦官盧仲賢報之。赫舍哩志寧以書貽三省密院云。故疆歲幣如

舊。及稱臣還中原。歸附人卽止兵。不然當俟農隙征戰。帝以付張浚。浚言金疆則來。弱則止。不在和與不和

時。右相湯思退。秦檜黨也。急于求和。參政周葵。字立義。常州宜興人。守自治之說。方出師渡淮。葵請對謂不可輕舉。累

知政事。葵始終守其前說。續綱目作陳康伯周葵拱運皆上疏請和。考宋史三人傳俱未嘗請和。惟葵守自治之說而已。續綱目不可從。今改。工部侍郎張闥。注見前。獨曰。彼欲和

畏我邪。愛我邪。直款我耳。力陳六害不可許。帝曰。朕意亦然。姑隨宜應之。乃遣盧仲賢持報書如金師云。海

泗唐鄧等州。乃正隆渝盟之後。本朝未遣使之前得之。至于歲幣。固非所較。第兩淮凋瘵之餘。恐未如數。仲

賢辭。帝勅以勿許四郡。而思退等命許之。張浚奏仲賢小人多妄。不可委信。不聽。既而命廷臣議金帥所

言四事。其說不一。帝曰。四州歲幣可與。名分歸附人。則不可從也。

冬十月立賢妃夏氏。袁州宜春人。爲皇后。帝初納郭氏。開封祥符人。爲妃。生鄧王惲。即莊文太子。慶王愷。恭王惇。即光宗。邵王

恪。而薨。夏氏生有祥徵。父協奇之。及長。以資納于宮中。爲吳太后閣中侍御。太后以夏氏賜帝。至是立爲后。

協旣納女。資匿居貧。乃歸客袁之僧舍。號夏翁。而死。后訪得其弟執中。補閣門祇候。執中與其妻至京。宮人

譏使出之。擇配貴族。欲以婦后執中不爲動。他日。后親爲言。執中以宋宏語對。后不能奪。執中旣貴。始從師

學。作大字。頗工。復善騎射。帝聞其才。欲召用之。執中謝曰。他日無累陛下保全足矣。人以此益賢之。

十一月。盧仲賢遣有罪除名。遣審議官胡昉如金軍。仲賢至宿州。布薩忠義懼之以威。仲賢惶恐。言歸當稟命。遂以忠義遣三省密院書來上。其書定四事。仍如志寧前書所言。帝大悔。張浚遣子栻入奏。仲賢辱國無

狀帝怒遂下大理問其擅許四州之罪奪三官尋除名宣邾州而湯思退遽以王之望

字瞻叔襄陽穀城人

充金國通

問使龍大淵副之許割棄四州求減歲幣之半

初之望爲都督府參贊軍事不欲戰請入朝因奏人主論兵與臣下不同惟奉承天意而已竊觀天意南北之形已成未

易相兼我之不可絕淮而北疆敵之不可越江而南也移攻戰之力以自守自守既固然後隨機制變擇利而應之思退悅其言故奏遣之

會右正言陳良翰

字邦彥台州臨海人

言前遣

使已辱命大臣不悔前失而復遣王之望是金不折一兵而坐收四千里要害之地決不可許四州也若歲

幣則俟得陵寢然後與庶爲有名今議未決而之望遽行恐其辱國不止于仲賢願先馳一介往俟議決然

後行未晚也遂以胡昉爲金國通問所審議官張浚亦力言金未可與和請帝幸建康以圖進兵帝乃手詔

王之望等以禮物待命境上而令胡昉先往諭金以四州不可割之意如必欲得四州則當追還使人罷和

議矣

詔廷臣集議和金得失召張浚還

陳康伯等言金人通和朝廷遣盧仲賢報之其所論最大者三事我所欲

者削去舊禮彼亦肯從彼所欲者歲幣如數我不深較其未決者彼欲得四州而我以祖宗陵寢欽宗梓宮

爲言未之與也乞召張浚歸國特垂咨訪仍命侍從臺諫集議帝從之羣臣多欲從金人所請張浚及湖北

京西宣諭使虞允文起居郎胡銓監察御史閻安中上疏力爭以爲不可與和湯思退怒曰此皆以利害不

切于己大言誤國以邀美名宗社大事豈同戲劇

以朱熹爲武學博士熹應召入對言君父之讐不與共戴天今日所當爲者非戰無以復讐非守無以制勝

時相湯思退方倡和議不悅除武學博士後與洪适

字景伯
皓長子

論不合而歸

十二月陳康伯罷以湯思退張浚為尙書左右僕射並同平章事兼樞密使浚仍都督江淮軍馬

甲申二年金大定四年

春正月金人執胡昉遣還昉至金金人以失信執之帝聞昉被執謂浚曰和議不成天也

自此事當歸一矣詔王之望以幣還既而環隲忠義以書進金主金主覽之曰行人何罪即遣還邊事令元帥府從宜措置

三月張浚視師江淮金軍退初湯思退恐和議不成奏請以宗社大計奏稟上皇而後從事帝批示三省曰

金無禮如此卿猶欲議和今日敵勢非秦檜時比卿議論秦檜不若思退大

續綱目此下即載王之望奏馬及錢端禮言考宋史張浚傳

之望奏係于詔浚視師之後湯思退傳又係于命浚行邊之前兩傳本屬牴牾續綱目混合為一以浚之視師專為罷兵張本敘次尤不明斷今一依浚傳以之望奏改敘下罷浚條目內

俄詔浚行視

江淮時浚所招徠山東淮北忠義之士以實建康鎮江兩軍凡萬二千人萬弩營所招淮南壯士及江西羣

盜又萬餘人陳敏統之以守泗州凡要害之地皆築城堡其可因水為險者皆積水為區增置江淮戰艦諸

軍弓矢器械悉備金人方屯重兵為虛聲脇和有刻日決戰之語及聞浚復視師亟撤兵歸于是淮北之來

歸者日不絕山東豪傑悉願受節度復以蕭鎡契丹望族沈勇有謀欲令盡領降眾且以檄諭契丹約為應

援金人益懼

言符離師
真孝宗心
懷畏怯決
計欲和及
胡昉見執
知和議之
不足止
金師遂激
而為戰守
之說而其
中仍無定
見也批示
三省語
雖似嚴切
而不能奮
發有為終
于空言無
補且未幾
而邊備撤

夏四月罷張浚判福州先是湯思退陽乞養祠陰謀去浚遂令王之望等驛奏兵少糧乏樓櫓器械未備人

和議未成
退還秦檜
不若孝宗
之柔懦亦
豈大遠于
高宗哉
金人方有
符離之捷
且屯據重
兵軍威大
振何至聞
遼視師遽
有撤兵之
舉況淮北
山東歸附
之衆徒擁
虛聲而契
丹勢已衰
微即應援
何足爲患
則謂金人
益懼特宋
史跨飾之
詞非當時
實事也
兩淮爲南
朝屏蔽縱
使交好無
嫌亦當勤
修守禦何
以和議未

言委四萬衆以守泗州非計會戶部侍郎錢端禮亦言兵食日增調撥不支帝處惑之至是思退又諷右正

言尹穡論遼跋扈且費國不貲奏令張深守泗不受趙廓之代爲拒命復論督府參議官馮方罷之遼乃請

解督府詔以錢端禮王之望宣諭兩淮而召遼還端禮入奏言兩淮名曰備守守未必備名曰治兵兵未必

精蓋詆遼也遼留平江凡八上疏乞致仕帝察其忠欲全其去乃命以少師保信節度使判福州右司諫陳

良翰侍御史周操言遼忠勤人望所屬不當使去國皆坐罷

六月甲寅朔日食

秋七月撤兩淮邊備時湯思退急欲和好之成遂罷築壽春城散萬弩營兵輟修海船毀拆水厓不推軍功

賞典後更撤海酒唐鄧之戍

八月少師保信節度使魏公張浚卒諡忠浚既去朝廷遂決棄地求和之議浚猶上疏言尹穡姦邪必誤國

事或勸浚勿復以時事爲言浚曰吾荷兩朝厚恩久居重任今雖去國惟日望上心感悟苟有所見安忍弗

言行次餘干得疾手書付二子栻杓曰吾嘗相國不能恢復中原雪祖宗之恥即死不當葬我先人墓左葬

我衡山足矣數日卒贈太保後帝思浚忠加贈太師浚幼有大志及爲熙河幕官編行邊壘覽山川形勢

陣方略之宜故一旦起自疏遠當樞筦之任悉能通知邊事本末在京城中親見二帝北行生民塗炭誓不

與敵俱存故終身不主和議然才疎而果于自用量稱而闕于知人是以國事鮮濟師徒屢衄沒身有遺恨焉續綱目于終身不主和議下引宋史浚傳論云時以浚之忠大類漢諸葛亮此據差過今節錄劉定之宋史斷筆採柯維騏宋史新編改正師澹曰浚學雖正而術則疎謀雖深而機則淺原其心不可謂不忠

定邊備先
除作此東
手待命之
狀乎總因
湯思退祖
運秦檜之
故智以為
非是恐開
罪于金人
耳思退固
無足責孝
宗亦任其
所為豈非
庸儒幸而
金世宗意
在息兵邀
時荷於向
使乘其不
備席捲長
驅靖康之
禍又將再
見于目前
矣

于宋而考其行事有富平之敗淮西之變符離之潰區區江左奔敗之餘奄奄之氣
僅續能堪此幾敗耶元揭傒斯以宋南渡之不能復歸其罪于陵未可以為非也

道宗正少卿魏杞字南夫使金。湯思退奏遣杞如金議和。書稱姪大宋皇帝某。再拜奉于叔大金皇帝。歲幣

二十萬。帝面諭杞曰。今遣使一正名。二退師。三減歲幣。四不發歸附人。杞條陳十七事。擬問對。帝隨事畫可。

陸辭奏曰。臣將旨出疆。豈敢不勉。萬一無厭。願速進兵。帝善之。兵部侍郎胡銓言敵不可和。臣恐再拜不已。必至納土納土不已。必至與輿輿輿不已。必至如晉帝。青衣行酒而後為快。今日舉朝之士皆婦人也不聽。

金以完顏守道本名錫里陳王希尹之孫。按此與八十一卷之錫里非一人。為尙書右丞。金主謂守道曰。卿等每奏皆常事。凡治國安民。

及朝政不便于民者。未嘗及也。如此則宰相之任。誰不能之。

九月。詔湯思退都督江淮軍馬。思退辭不行。思退急欲求和。諷侍御史尹穡言乞置獄。取不肯撤備及棄地。

者二十餘人論罪。因擢穡議大夫。至是。命思退都督江淮。固辭。乃以楊存中為同都督。

冬十月。詔輔臣晚對便殿。詔曰。朕每聽朝議政。頃刻之際。意有未盡。自今執政大臣或有奏陳。宜于申未間。

入對便殿。庶可坐論。得盡所聞。期躋于治。

金兵復渡淮。十一月。魏勝拒戰于淮陽。敗績。死之。楚州破。湯思退以帝悔悟。恐事不成。陰遣孫道諱金以重。

兵協和金布薩忠義等。遂議渡淮。魏杞行次盱眙。忠義遣趙房長問杞。所以來之意。求觀國書。杞曰。書御封。

也。見主當廷授。房長馳白忠義。疑國書不如式。又求割商秦之地及歸附人。且欲歲幣二十萬。杞以聞。帝命。

諸將所稱
法矣所稱
子高
此猶外
屈而中
能甘高
宗則低首
下心表異
如一矣
思退以和
得幸惟
恐出師有
多方沮
其誤國
不與於秦
槍之相高
宗至陰遣
人如金令
以重兵臨
和使私賣
國竟不知
是何肺腑
奸惡更浮
於槍其罪
可勝誅

嘉依初式。許割四州歲幣亦如其數。再易國書。忠義猶以未如所欲。遂與赫舍哩志寧分兵自清河口以攻
楚州。都統制劉寶棄城遁。時勝奉詔專一措置清河口。金人乘間以舟載器甲糧糧。自清河出。欲侵邊。勝
知之。帥忠義士拒于河口。金兵詐稱欲運糧往泗州。由清河口入淮。勝欲禦之。劉寶戒以方議和。不可。金兵
軼境。勝帥諸兵拒于淮陽。自卯至申。勝負未決。金圖克坦克寧帥生兵至。勝力戰。矢盡。依土阜為陣。謂士卒
曰。我當死。此得脫者。歸報天子。乃令步卒居前。騎兵為殿。至淮陰東十八里。中矢墜馬死。楚州遂破。金兵尋入蘇州

都統制王彥乘昭關走濶州亦破時魏杞雖已易書帝怒金人反覆詔以禮物犒督府師杞奏金若如約而金輒不具恐格事機乃行已而帝用錢端禮言復遣國信所大通事王并持周葵書如金師得金師報書以歸杞乃渡淮續綱目以王并如金師附載前使魏杞如金條後與孝宗本紀敘次前後不合今改輯于此

以楊存中都督江淮軍馬。時諸軍各守分地。不相統一。存中集諸將調護之。于是始更相為援。朝議欲舍淮
保江。存中持不可。乃已。

湯思退以罪竄永州。道死。言者論其主和誤國之罪。遂落職。永州居住。太學生張觀等七十二人伏闕上書。

論思退及王之望尹穡姦邪誤國。鈎致敵人之罪。乞斬三人以謝天下。併竄其黨洪适。晁公武。字子止而用

陳康伯。胡銓。陳良翰。王十朋。金安節。虞允文。王大寶。陳俊卿。黃中。龔茂良。字實之興化軍人張栻。劉夙。查籥。字元章海陵人

以濟大計。思退行至信州。聞之。憂悸而死。

復以陳康伯為尙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錢端禮。簽書樞密院事。虞允文同簽書院事。金兵渡淮。人

情驚駭時張浚已卒皆望陳康伯相乃自紹興召拜康伯力疾至闕下詔子安節皆文好謙掖以見減拜賜坐間日一會朝許乘肩輿至殿門給扶升殿非大事不署帝又思允文之言故并召而用之

詔王之望勞師江上閏月金人逼揚州之望以罪免金人至揚州或請擊之楊存中不敢渡江獨臨江固壘以自守之望與湯思退表裏專以割地啖金為得計帝詔都督擇利害擊金軍之望下令諸將不得妄進朝廷趣行之望言王抃既還不可冒小利害大計言者論之遂免

金以女真字譯經史

乙酉乾道元年金大定五年春正月召楊存中還罷都督府以存中為宣遠昭慶節度使又罷兩淮及陝西河東宣撫招討使

撫招討使

二月左僕射同平章事陳康伯卒諡文恭康伯奏事出殿門疾作與至第卒帝擇日臨奠子安節固辭乃止康伯

以經濟自任隨事明斷帝嘗謂輔臣曰康伯有器量其從容不迫可比晉謝安

三月以虞允文參知政事王剛中同知樞密院事剛中嘗言戰守者實事和議者虛名不可恃虛名害實事

居政府未幾卒在六允文尋亦罷在八

魏杞還自金始正敵國之禮杞至燕山金館伴張恭愈以國書稱大宋屬杞去大字杞拒之具言天子神聖

才傑奮起人人有敵愾意北朝用兵能保必勝乎金君臣環聽拱竦金主許損歲幣不發歸附人命元帥府

金世宗
以國書來
不稱大宋

此所云
字已無足
深信以有
名爲數
心既稱子
與石晉之
于契丹相
以有去而
字爲正敵
不禮所謂
而齊其末
宋史臣虛
詞夸大豈
能掩其實
乎

罷兵分戍杞卒正敵國禮而還帝感藉甚厚先是王莽還因敵沿邊被兵州軍謂曰此遣王莽遠抵續漢得

夏五月金以布薩忠義爲尙書左丞相赫舍哩志寧爲平章政事先是和議既定命元帥府諸新舊軍以六

萬人留戍餘並放還又以宋國歲幣賞諸軍于是都元帥布薩忠義先還拜尙書左丞相尋召左副元帥赫

舍哩志寧入見拜平章政事諭曰南服雖定尙須卿往規畫志寧迺還駐南京

六月以洪适簽書樞密院事适拜簽書帝謂錢端禮虞允文曰三省事可與洪适共議自是東西府始同班

奏事未幾以適參知政事

秋八月立鄧王愔爲皇太子大赦愔帝長子也

錢端禮罷時久不置相端禮以首參關之甚急太子愔夫人端禮女也殿中侍御史唐堯封論端禮帝姻不

可任執政坐遷太常少卿館閣士相與上疏排端禮者皆被斥吏部侍郎陳俊卿言本朝不以戚屬爲相睦

下所宜守帝納其言端禮憾之出俊卿知建寧及太子立端禮不得已引嫌奉祠

冬十二月以洪适爲尙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汪澈爲樞密使葉顒字子昂興化軍仙遊人參知政事适以文

學聞望遭時遇主自中書舍人半歲四遷至右相然無大建明以究其所學既而以霖雨引咎乞罷帝從之

在明年三月澈在樞府帝密訪人材澈薦百有十八人嘗奏言臣起寒遠所以報國無私不欺爾未幾罷在明年四月

願由資政殿學士拜參知。為林安宅所劾落職奉祠。在明年五月事尋白。仍召知樞密。先是林安宅請兩淮行鎮錢業關執不可已而安宅

同知樞密趙葵。奏願子受富民錢百萬。得為監軍。帝罷。願下其事于臨安府。既置對。安宅失實。貶居筠州。在明年八月。

丙戌二年。金大定六年春二月。金左丞相布薩忠義卒。忠義謙以接下。敬儒重士。與人交侃侃如也。善馭將卒。能得

死力。為宰輔數年。知無不言。故能以外戚兼任將相。以功名終。

夏五月。修建康行宮。

冬十一月。盜遠昭慶節度使楊存中卒。諡武恭存中出入宿衛四十年。忠義勇敢而寡過。大小二百餘戰。未嘗

大衄。上皇最眷念之。

十二月。以葉闢魏杞為尚書左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蔣鼎字子禮。常州宜興人。參知政事。陳俊卿同知樞密院事。

闕召知樞密。未拜。進僕射。首薦汪應辰。王十朋。陳良翰。周操。陳之茂。林光朝。字謙之。莆田人。等。可備執政。侍從臺諫。

帝嘉納之。又言自古明君用人。使賢使愚。使姦使盜。惟去泰甚。蓋指龍大淵也。初帝未能屏翰。咸又將遊獵

白石。注見前俊卿上疏力諫。至引漢桓靈唐敬穆以為戒。帝喜曰。所奏備見忠讜。朕決意用卿矣。遂有樞副之

命。

置制國用司。以宰相領之。議者言。近以宰相兼樞密使。蓋欲使知兵也。而不知財穀出入之源可乎。且唐制

宰相兼領三司使。于是詔自今宰相可帶制國用使。參知政事帶同知。八年二月罷之。

用人固當。才器使。實愚各由。生質固不。妨並進兼。收若姦盜。法所必懲。宜進用。葉願之言。蓋指管仲。陳平者流。耳。然管陳。不常有而。盜非也。有奇才也。

子大
其
不
思
就
得
之
也
自

至
所
知
累
苦
省
之
金

打三年。金大定七年春二月出龍大淵為浙東總管。會觀為福建總管。大淵觀怙寵擅權。周必大字子充一字洪道處陵人金

安節等營極論之多坐斥。至是中書舍人洪邁言于陳俊卿曰。大淵觀言卿開當除右史。某當除西掖。信乎。

俊卿以邁言質于帝。帝怒。遂出二人于外。

帝從太上皇幸玉津園。在杭州府錢塘縣龍山北紹興中建隆與後為帝與羣臣燕樂之所復從幸聚景園。在錢塘縣清波門外歲以為常。

三月秀王夫人張氏卒。帝成服于後苑。

夏五月太傅四川宣撫使新安吳璘卒。諡武璘病革呼幕客草遺表曰。願陛下毋棄四州。毋輕出兵。不及

家事。及卒。贈太師。追封信王。璘剛勇喜大節略帶細代兄玠守蜀二十年。隱然為方面之重。威聲亞于玠上。皇嘗問勝敵之術于璘。璘對曰。弱者出戰。強者繼之。上皇曰。此孫武子三軍之法。一敗而二勝也。璘選諸將率以功有薦才者。璘曰。兵官非嘗試難知其才。以小善進之。則僥倖者獲志。而

法一敗而二勝也。璘選諸將率以功有薦才者。璘曰。兵官非嘗試難知其才。以小善進之。則僥倖者獲志。而使人宿將之心息矣。璘既卒。議擇代帝謂虞允文曰。無以易卿。凡事無效。張浚迂闊。遂以允文為四川宣撫使。

六月。皇后夏氏崩。諡曰安恭幸懷于修吉寺。

秋七月太子愍卒。諡曰莊文

九月金主幸保州。詔訪察所過州縣官。金主秋獵次保州。詔修起居注王天祺察訪所過州縣官。又謂侍臣

曰。近聞朕所幸郡邑。凡堂宇曾經宴寢者。後皆避之。此甚無謂。可宣諭令仍舊居止。又嘗諭宰臣曰。朕每次

會秣馬之具。皆假于民間。多亡失。不還其主。此彈壓官不職。可擇人代之。所過即令詢問。有似此者。並償其

會秣馬之具。皆假于民間。多亡失。不還其主。此彈壓官不職。可擇人代之。所過即令詢問。有似此者。並償其

宗每出必
嚴飲節色
並擇官驛
應而官吏
材否才居
意訪察可
謂得爲政
之體矣

值

冬十一月。合祀天地于圜丘。雷。葉顯魏杞免。帝以郊祀而雷出非時。用漢制罷顯杞相。顯爲人簡易清介。與

物若無忤。至處大事。則毅然不可奪。罷歸後尋卒。證正簡

以陳俊卿參知政事。劉珙同知樞密院事。珙自湖南召還。授翰林學士。上言世儒多病。漢高帝不說學。輕儒。生臣以爲漢高帝所不說者。特腐儒俗學耳。使當時有以二帝三王之學告之。知其必敬信。功烈不止此。因陳聖王之學。所以明理正心。爲萬事之綱。帝稱善。遂拜樞副。珙因薦張栻汪應辰陳良翰學行于帝。

十二月。金出富察通爲肇州防禦使。通爲殿前右衛將軍。金主惡其人出之于外。臨發。賜金帶。諭之曰。卿雖有才。然用心多詐。朕左右須忠實人。故命卿補外。賜卿金帶者。答卿服勞之久也。因顧謂左宣徽使敬嗣暉曰。如卿不可謂無才。所欠者純實耳。又諭宰臣曰。卿等舉用人才。凡己所知識。必使他人舉奏。朕甚不喜。如其果賢。何必以親疏爲避忌也。

戊子四年。金大定八年。春二月。以蔣芾爲尙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詔芾常朝。贊拜不名。芾辭許之。

夏五月。行乾道恩。帝以近世歷學失傳。士大夫無習之者。新歷比舊。特彼善于此。乃不別製名。祇以乾道命名。

秋八月。劉珙罷。主管殿前司公事王珙。奉詔按視兩淮城堡。還薦和州教授劉甄夫。帝命召之。陳俊卿言教